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十七



月請錢州縣所積窳

管一節

卷二十一

眩之吏臨時措畫鉅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不畢而

詔諸州通判開具申尚書省○龍圖閣直學士下

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辛未中書舍人黃

辨先是有人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負外郎黃

板弁曰少俟之乃以己見求對次山即申御史臺謂

是侍御史周秘彈弁故弁遂罷○新兩浙東路提點

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論九成平日所行無非矯偽朝

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 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辭乃令

太平觀○壬申進呈 論吏部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上

去羈旅之中有非次闕不得授又待集注之期所以衆論以為非爾

聞每赴部授差遣者所費極多何以責其清廉

立國以法者天下之至公待人以情者帝王之全度太祖

杖職吏於朝堂以至極刑無所容貸而高宗乃憫其赴部之肯費

集注之淹期則然有哀矜之心二者不同何也蓋祖宗建極之初

立萬世之規模用法不得不盡其嚴高宗遭多事之時士大夫流

高宗 紹興七年

黃次 山彈 奏 陳公 輔論 張九 成

以賞
天下

胡安
國論
程伊
川李

劉錡
大才
將

獲置
權副

癸酉先是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浚懼辭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復固辭以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則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竦奉詔○翰林學士兼侍講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弁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寅曰子欲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又國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失其傳久矣自庶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恠語豈其文哉願之行則孝悌頌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矣

祐以來願與兄顯及郊雍張載在有正蒙書惟顯未及大防莫不薦之願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在有正蒙書惟顯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哀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戊寅帶御器械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張浚兼錡文武兩器真大將材故有是命○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因論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浚曰淮陽令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棊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提舉醴泉觀兼侍講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左修職郎朱倬召對乞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今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陛下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天下幸甚○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副使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

學鴻儒碩學端亮闕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僚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掌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八十○丁亥閣門祇候元問安使何辭都督行府帳前准備差使汜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立一皇后一僊○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旅行○辛卯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關官命迨兼領熙豐以來成都府秦州皆有擢茶司買馬監牧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從之○二月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己亥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倫充迎奉梓宮使閣門宣贊舍人高公綸副之○河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擢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辛丑詔以太陽有異錄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壬寅夜雷聲初發○癸卯命樞密院計議官李采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如有未便於民者令采與樊賓王并商量先次改正○夜大雪○甲辰輔臣奏事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為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兼陳于前不過一飽何所獲求過殺生命誠為不仁朕實不忍沈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

因御
馬論
用人

斥宇
文彬
獻瑞
禾圖

張俊
岳飛
隙深

刘光
世乞
祠

引咎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等
敢不恭承大訓○丙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迄
今不改○已酉上與輔臣論兵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
否飛奏舊有兩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
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驚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
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群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
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
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
極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
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以
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觀亦以此戒之

論事有不出其意者退而有憂色人主有大功德及於天下者其
志趣不相遠類此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諡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
徽宗○癸丑提舉廣南市舶林保進中興龜鑑○是日雨雹○丙辰
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隲率民出粟賑貸

會鵬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未登九德圖獻于朝上

曰此不出誕謾即謂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政使
偶然有之何足為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能其守

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丁巳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為太尉賞
商號之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

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
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遂衛上如建康○己未上發平江府以

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凡筵而行○庚申淮西宣撫副使劉光世
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軍律不整士

卒恣橫張浚亦言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
賜罷斥以警將帥上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乞祠上曰光世兵

比之韓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
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

將帥不可驕惰若日沉迷於酒色之人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乃
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

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平江府進士張亨權進歷代

高宗 紹興七年

張亨
攬中
與論

賜李
德鄰
服

胡安
國春
秋傳

劉錡
始成
軍

劉光
世解
兵柄

官中
養蠶

中興論上讀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辛酉上次常州○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井之家近者雖令軍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均為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三月癸巳朔上次丹陽縣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上如建康○甲子上次鎮江府揚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軍駕巡幸一行事務○乙巳上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晴明因閱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驍健事藝比往日益更精強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上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甲戌岳飛朝辭○丙子召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之降詔嘉獎上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遠向來偶緣留程瑤而出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嘐旨上曰安國豈得為小人俟其來當真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

金字逆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庚辰行營前護副都統制王彥知邵州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辛巳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呂頤浩兼行宮留守頤浩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自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是春廣西大飢斗米千錢桃李互實皆可食丸物多類此○夏四月癸巳張浚奏雨既霑足又即晴霽庶於蚕麥不妨上曰朕官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蚕熟與否浚等曰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園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詔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甲午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乙未尚書吏部員

高宗 紹興七年

鄭湛
除命
不行

論營
田利
害

李綱
言時
事

張浚
視師

蜀水
陸運
利害

外郎黃次山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
 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訐董弁者耶
 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戊戌御批鄭謙帶御器械翌日
 上諭宰臣曰謙除命未頒行朕宿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謙所薦
 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洪炎進黃庭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
 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其入今謙新命又恐外間紛紛
 不若止與在外官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庚子右
 司諫王縉論江淮營田利害輔臣進呈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
 淮閑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為民害矣要須
 遲以歲月以漸為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為大利○丁未起復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
 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上不許○江南西路
 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韓昇
 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廣聖志與神為謀日
 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
 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
 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
 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
 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
 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
 哉疏入詔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壬子張浚辭往太平
 州淮西視師沈與求奏劉光世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浚等論范蠡
 之賢人所難及上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丙
 辰都官負外郎馮康國面對論蜀中漕運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祕
 書省正字孫道夫轉對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苦至如
 職事官轉對即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為
 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曰水
 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五月乙丑
 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軍
 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攻齊而騎劫代之則為
 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
 虔吉諸盜○戊辰金部負外郎宋棊請詔中外臣僚採訪勇力權畧

高宗 紹興七年

力權
略士

恩威
賞罰
並行

廣西
進出
格馬

獎諭
李迨

申罷
薦奉
之法

監司
不避
榮貴

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
 王煇感壽星獄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張浚在廬州遣計有
 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鑒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
 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
 之所為作也上首肯之○甲戌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
 行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
 能兼通升黜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經義詞賦兩
 等各差考官從之○戊寅上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用恩威賞罰並
 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
 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嘗日撫
 綏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
 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
 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
 營田從之○已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
 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
 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
 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詔禮部討
 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
 定間因古商丘作為壇兆以闕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陷賊境
 望詔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壬午賜
 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
 甲申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宮御史各一員慮諸獄囚諸路州軍
 令監司分詣○初命學士院策試效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
 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乙酉手詔自
 今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上以薦舉
 法壞甚者以子弟姻戚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自免故條約焉
 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逆
 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監察御史趙渙乞侍
 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
 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丁亥中書
 省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
 州○已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

高宗 紹興七年

夾錄
見

上辨
南兵
不可
用
龍江
准營
田司

呂祉
撫諭
淮西
軍

鄧瓊
德
王

公又甚每時以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聖訓○庚寅張浚言臣先備夙川陝宣撫處置使切見和靜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偽命焞自長安徒步趨蜀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群議召寘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焞猶不至○六月癸巳左司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乙未龍江淮營田司以淮東轉運判官蔣璨淮西轉運判官韓璠江東轉運副使俞侯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貴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

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著作郎何掄乞刊正新錄紕繆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戊戌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檝赴行在大檝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倣唐制為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幕中候驗因為木式以獻乃詔大檝併賞所藏天文祕書赴行在○壬寅詔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左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刘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問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為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不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營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外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付之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鄧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褊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直

高宗 紹興七年

欲息
兵除
科歛

論唐
太宗
用人

閣

論孫
近信
命

論以
愛憎
毀譽

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又辟淮備差遣陳克自隨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乃單騎從軍○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己酉皇叔同知大宗正司士儂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嘗因對勸上留意恤民上曰朕以干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楮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語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歛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上曰唐太宗用封德

太宗用人

卷九

彝字文士及朕常以為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不疑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丙辰尚書省請申命李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已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兵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上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聞中人浚在閬州引為主管機宜文字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郎○丁巳吏部尚書孫近引疾乞奉祠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為自此當有災咎亟求去位上曰君相之命固不當言命近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常聞也○七月乙丑知虔州張翥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翥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翥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小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佐蓋惟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

高宗 紹興七年

為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君為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尔故以過為失，諱者常千万文，過以自安者常千百悔過，而能自反者幾千一也。

王夫
當歷
外任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貨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丁卯，起復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來奏事。初，飛請解官，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邪？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具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柰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上慰遣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劔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至是遣敏求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忿忿之意矣。○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祈雨，又乞弛役，慮囚筭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地形，下未覺早，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少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得雨也。時方盛夏，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實入執浚手曰：守嚮言秦檜有德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樞密使秦檜浚以為然。○徽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二卷。上曰：事之紛紛止緣士邪怨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嗣

敦請
毋飛
當軍

秦檜
見岳
飛忿
忿

高宗 紹興七年

因旱
除積
欠

粘罕
死

黃源
言中
事興六

曩劉
豫發
軍之
酷

分置
淮西
節

漢王仲湜堯仲湜酷好珊瑚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墜地則如何曰墜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湜無以對○戊寅史館校勘張嶠面對先是有詔刊修神宗新錄訛謬校勘李彌正胡珙見張浚辨史職既而嶠對罷甲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理再辨史職從之○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感應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為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縣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金晉國王宗維卒○癸未手詔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旱故也宰臣張浚樞密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黜詔曰元陽未雨憂心如熏咎在一入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簡州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勳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為萬世計外則削平僭偽為一統計今陛下中興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僭偽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一相威嚴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藝祖不同故邪因條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勳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二晉六曰由淮甸以傾全齊○甲申蠲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界之藥死者助其葬○丁亥詔今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八月壬辰張浚奏採報偽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十五以上則增之科調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上蹙然嘆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賜恤勿令失所以稱朕意○乙未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淮南西路制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西路制置副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酈瓊等復訟王德于祉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闕略况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

高宗 紹興七年

乃命一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宣教郎為祕書省校書郎松熹之父也。以薦得召見時已用張浚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上志即奉言陛下當抗志於高明而輔以睿智日躋之學垂精延訪早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為基本忠良為腹心則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戒又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純正不回之士實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浮凌暴之侮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蓋松深病夫士溺於俗學不明於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闕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而發為是言上深悅之論輔臣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都

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慙于上詔令學士院賜詔戒諭。○戊戌張浚進呈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鄺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璫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祉之乞罷瓊與斬奪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置郵盡得祉所言軍兵之罪瓊等大怨怒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瓊所執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壬寅張浚見上引咎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為後圖浚曰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黽勉以圖報效。○是日呂祉為鄺瓊所殺先一日瓊與其眾擁祉以二塔距淮僅二十里祉下馬立棗林

張浚
呂祉
各

高宗 紹興七年

曹
量
濫
賢

重
二
大
將

李
綱
乞
兼
聽

季
綱
以
書
責
張
濫

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嘆閭里然咨感
 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
 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曠復為豐年矣今日之
 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足則民力乏矣非有術以權之使
 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九月辛酉申命吏部審量宗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
 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自是追奪者復衆矣○左正言李誼論張
 浚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慢○乙丑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言近上殿論
 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撫所聞為陛下
 言其二十罪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
 言不畏公議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
 西之變為細事以呂祉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
 可謂無耻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之戒浚間
 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
 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
 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論猶未切政如

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眙軍移屯廬州○
 辛未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奏疏論淮西兵叛因勸上以兼
 聽上深以為然令學士院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
 五深可嘆惜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為
 灾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
 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至於國家大
 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
 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
 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
 張浚言自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
 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
 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
 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
 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
 責而可平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
 有可任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

高宗 紹興七年

太李
生論
淮西
事

張俊
罷相

趙鼎
乞進
才

龜龜
乞進
淮西

上未
入獄

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踈逆可苦口之言不聞
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恠也若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
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為
福也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和靖處士尹焞言設蒙召命
已及國門癘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
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初以
旱故求直言而六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
之去歲劉豫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光世之罪天
下共欲誅之酈瓊等兵馬平日驕墮終不為用天下之事有大於此
者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俊區區之心實有是念
惜乎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俊之孤立無一介為助者為陛下自任以
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
俊為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番偽之情不能探伺臣
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惟韓世忠岳飛兩軍
人馬整肅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
西之禍也○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宋監十

十五

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俊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俊為相凡
三年○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
蒙恩召還經惟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
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
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
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疏入上
為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癸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
近傳淮西軍馬潰叛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願提全軍
進屯淮甸萬一番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右司
諫王縉請對乞留張俊不從○甲戌張俊落職依舊官觀俊既罷相
而御史中丞周秘復論俊望削奪官職重賜寬責以為大臣專權誤
國之戒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亦論俊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乙
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刑獄親問一
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旨催諸路決獄不得淹繫若
如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
即位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

高宗 紹興七年

錢糧皆百

趙鼎

天將子孫

吳玠

劉錡

乞兵

張守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却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丙子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于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及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固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戊寅御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召劉光世

宋益廿

一

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光世之召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張浚之罷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邪○乙酉張子儀監登聞鼓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職事官始此○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丙戌李顯除名新州編管顯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職當絞特貸死籍其貲自是以為例○丁亥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戊子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趙鼎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何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還未閱月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起居舍人勾濤因薦錡以所部屯合肥上從之時淮西制置副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劉豫使乞兵于金主亶且請用鄆瑄為鄉導併力南下亶陽許之遣使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先是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遲之不遣彌旬迺使至倫始渡河見魯王昌潘王宗

高宗 紹興七年

事 淮西 生論 本幸

張俊 罷相

趙鼎 乞進 才

龜龜 乞屯 淮甸

上未 奏 獄

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踈逆耳苦口之言不聞
 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恠也若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
 輯睦將帥博詢眾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為
 福也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和靖處士尹焞言設家召命
 已及國門癘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
 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初以
 旱故求直言而六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
 之去歲劉豫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光世之罪天
 下共欲誅之酈瓊等兵馬平日驕墮終不為用天下之事有大於此
 者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俊區區之心實有是念
 惜乎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俊之孤立無一介為助者為陛下自任以
 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
 俊為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番偽之情不能探伺臣
 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惟韓世忠岳飛兩軍
 人馬整肅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
 西之禍也○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宋監十

十五

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俊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俊為相凡
 三年○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
 蒙恩召還經惟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
 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
 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
 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疏入上
 為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癸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
 近傳淮西軍馬潰叛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願提全軍
 進屯淮甸萬一蕃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右司
 諫王縉請對乞留張俊不從○甲戌張俊落職依舊官觀俊既罷相
 而御史中丞周秘復論俊望削奪官職重賜寬責以為大臣專權誤
 國之戒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亦論俊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乙
 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刑獄親問一
 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旨催諸路決獄不得淹繫若
 如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
 即位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

高宗 紹興七年

錢糧皆百血

趙鼎

天將子孫

吳玠

劉錡

乞兵手金

張守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却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丙子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于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龍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固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戊寅御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召劉光世

宋高宗

卷一百一十一

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光世之召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張浚之罷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邪○乙酉張子儀監登聞鼓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職事官始此○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丙戌李觀廉除名新州編管觀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職當絞特貸死籍其實自是以為例○丁亥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戊子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趙鼎顯言於眾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何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還未閱月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起居舍人勾濤因薦錡以所部屯合肥上從之時淮西制置副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劉豫使乞兵于金主置且請用鄆瓊為鄉導併力南下置陽許之遣使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眾先是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遲之不遣彌旬迺使至倫始渡河見魯王昌潘王宗弼

高宗 紹興七年

今後
省着
詳上
書
開講
筵

上書
讀胡
安國
春秋
禁中
自有
日

纂錄
浚
趙鼎
救張
浚

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上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
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今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
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為虛文○詔依舊間日一開講筵用右正
言李誼奏也先是陳公輔建議以為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
制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誼奏真宗嗣位首命崔頤正講尚書英宗
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是祖宗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從之○壬
辰周禧入對論張浚罪乞更賜貶責○丁酉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
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
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
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
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
二鼓罷鼎曰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所及上曰頃陳公輔嘗諫
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
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
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戊戌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秘

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當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浚已落職
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
固已賞之為相也功過自不相掩於是臺諫周秘等論浚罪未已石
公揆李誼相繼論列秘對後四日夜降秘等各兩章後批浚散官安
置嶺表至是鼎封起未即行翌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鼎奏曰外頗
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
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
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樞密使秦檜奏曰臣
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當言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為陛下捍兩淮宣
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
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鑿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上顧而
不答鼎又曰浚有老母今過嶺必不能將母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
別乎上猶未解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
施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實之死地後雖有
奇謀妙筭誰敢獻之此事利害日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鼎朝

高宗 紹興七年

趙鼎
晉素
檜

李綱
申理
張浚

上戒
朋黨

退召勾龍如淵馮康國馮楫至都堂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决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又翊日乃有是命○鼎之初相也上謂曰卿既還相位見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浚既貶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退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上疏言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庚子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壬寅秘書省正字胡理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事

宋史

望准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一負俟百官俱集則依舊制故有是旨○閏十月辛酉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朝堂時趙鼎再相已踰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上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况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乙丑上諭大臣曰川陝茶當專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尚或以博馬價珠及紅髮之屬艱難之際戰馬為急可劄下約束○丙寅左宣教郎尹焞為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及國門稱疾未已上趣起之既而焞入見遂就職焞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不敬焞時年六十七矣焞既至經筵數日即乞致仕登

高宗 紹興七年

日趙鼎言博有山林志不樂居此願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資煇乃止其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爲高云○已已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其間或有不材之人柰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負數舉可以爲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缺等共議差填朕亦當書之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上又曰謬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身取錢爾謬吏爲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爲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贓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護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庚午詔侍從官各選可爲監司郡守之人不限負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爲文具○辛未詔堂除吏部察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已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詔史館見修徽宗皇帝日曆以實錄爲名○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才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辛巳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協議回蹕臨安綱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泯從而附之虎踞鸛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既而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爲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

李綱

出

監

柳

須

膠

招

淮

西

軍

置

贖

庫

軍

酒

世

劉

光

世

張

俊

大

罪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二省乃檢會綱累乞宮祠奏章行下未有代
 者綱懲靖康之謗乃且以本司積蓄錢穀之數聞于朝自是不復出
 矣○壬午趙鼎等奏推貸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
 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敷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
 敷之弊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其患○戶部侍郎王傑乞今從
 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戊子詔應
 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去失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
 坐如法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酈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
 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密白于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
 乃降其所請反使捷捷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等於是人
 心欣然來者相繼○十有一月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置贖軍酒
 庫于行在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為上
 言劉光世罷軍政閑居自有登仙之嘆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
 官曰副使是時家貧如何曰貧甚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
 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
 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惶恐謝○甲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
 政求犒軍物上召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
 朕非由張俊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犒
 軍物已交百五十萬緡非因俊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丁
 酉執政擬臨安火禁條約凡縱火者從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
 如之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且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
 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
 亦非朝廷美事○戊戌江東宣撫司幹辦公事王濬上六朝進取事
 類詔與陞擢差遣○庚子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席益以母朱氏憂去
 官○壬寅上謂大臣曰張俊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
 邸地營土木朕數鑄諭莫能改也此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行
 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為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當
 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人費財也俊曰略加粉飾不過二
 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土木之飾亦所不忍
 也俊感嘆而去○乙巳金右副元帥宗弼執偽齊尚書左丞相劉麟
 于武城○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亶下詔責數之略曰建
 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丙午

高宗 紹興七年

冒

詔濟州編管內侍李綱留滯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
赴殿所趙鼎曰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
使滋長重買染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爾○是日
金人廢劉豫為蜀王囚于金明池

龍圖曰

方逆豫之陸梁也群盜縱橫蹂踐京汴兇離狂悖子麟姓

倪擾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橫之謀復東京而豫之氣已折出

飛之收復襄陽而豫之鋒已摧內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

董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諸道進兵自是而兇酋授首強雋

海禍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虜廢豫自麟倪敗之後廢豫為庶人

而廢建炎四年僭偽至紹興七年敗走凡八年而後平云

已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糴米收耗太多上曰郡守當痛

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培斂不恤民者上曰郡守以字民為

職培斂不恤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官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崇之流

使罷者不失官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為兩得○上論諸軍使臣猥

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徧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

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

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庚戌初修武郎朱弁既

為金人所拘遣李發歸報粘罕等相繼死亡上曰藝祖皇帝兵不血

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長久者金

人連破大國而兵非戢不亡何待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辛亥右

迪功郎李時兩獻玉壘忠書三十篇詔特徇二資○壬子樞密院計

議官呂稽中司農寺丞蓋諒並罷一人皆為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

石公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為人上曰用人不須太速須使

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

污則為終身之累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丙辰上與大臣言嗣濮王

仲湜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蔡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卧榻亦以

滴粉銷金等為飾上曰朕頃在藩邸猶用黑漆床度江以來止用白

木上施蒲薦素黃羅為褥素黃羅被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

也○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論

梓人品凡下附麗匪人討論之法獨不行於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

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

近降聖旨欲實惠及民不為文具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欲

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陛下及民之意也梓聞之宮觀乃有是

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鈐充

金安節
秦檜

不須
大速

論金
人必

論軍
中賞

高宗 紹興七年

劉大 中論 不孝 子

廉人 錄名 千昇

韓世 忠顯 淮 蔽江

論 部 不

私 王倫 遷自 虜

樞密院編修官○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許丁鹽緇緇最爲疾苦蓋爲其子成丁則出緇緇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緇緇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趙鼎進呈上曰可嚴行禁止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一人敢犯者而閭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非特長奢侈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且行下廣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吏部措置○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爲監司郡守之人輔臣進呈上曰朕已令書于屏今後監司郡守有闕有已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不痛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勉之○庚午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今京東宣撫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論虜情巨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遮蔽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朕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古人有言閭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且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闕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究乃求差遣爾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實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申省○金人徙劉豫於上京後封曹王○乙亥戶部尚書章誼入對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不熟處除檢於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糴米如此則公利兩利矣○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國初劉豫廢左副元帥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旣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倫言虜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賜予特異○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充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高宗 紹興七年

當論大臣言

張守 張守 張守

上主 和議

辛次 鷹 素 去

淮北 兵 正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上在建康○癸巳言者請今後從官
 作守不許衝見任人趙鼎曰祖宗以來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
 官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
 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不報行或加
 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
 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
 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望特降
 勅分隨事劄下報行以稱陛下無偏無黨之意從之○戊戌參知政
 事張守知婺州初上將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
 險闊氣象雄偉且樞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
 都而圖恢復每對必為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
 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陛下
 至建康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勤之苦民力邦用有煩
 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乞召諸大
 將問計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

宋監廿

廿

可還之理○丙午左正言辛次鷹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鷹嘗
 論王仲疑王暎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暎不當與郡仲疑不當復
 官二人樞密使素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鷹乃併劾之曰是將有蔽
 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鷹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
 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丁未召新知
 眉州邵溥赴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
 溥○宰執大閱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
 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陛下留意所致上曰前日俊來奏事且言近
 來軍中製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
 一事爾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
 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戊申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為四川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二月戊午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
 劉錡對子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湖度可得四五萬
 衆翌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
 警迅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
 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泌流上下形勢相接不同前日亦

高宗紹興八年

不許
年飛
贊兵

有罪
無可
恤

聖
翠

李迨
罷

上曰如此巡營人事既成若功有不成則天也○夔州教授李昌言
 應詔撰成中興要覽十篇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壬戌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
 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
 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也飛又奏為湖北轉運判官夏珙等陞職
 進官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後曰臣當與岳飛揚
 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虜以報國家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
 朕更有一二事戒卿卿在此毋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悚息承
 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嘆息上曰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
 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
 也○癸亥上發建康府○甲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縣
 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
 疎決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
 罪無可恤也○丙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
 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驛春

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
 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
 論氣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
 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
 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
 不贊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
 浩游與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
 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夫就語默之
 機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
 退最合於誼者安國與尹焞而已○乙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
 宣撫副使吳玠奏也時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已兼轉運副使乃命
 主管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戊寅上至臨安府○壬午
 祕書郎尹焞試祕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三月己丑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主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
 貪憚邪佞故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彘搏虎伏雞
 搏狸夫彘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

高宗 紹興八年

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
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而
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
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
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
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
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
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
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
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
備以待命之將興其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
而已矣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
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克復宗社取舊物以
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偽之士季
仲坐奪職○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
樞密副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夷狄之道在於愛民兵書無不本於

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
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群臣有
言慮合聖心者願略煩文為簡易與反覆圖成敗上嘆曰大臣才也
遂有是除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
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世可為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為
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為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
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東剋且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
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
下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壬辰樞密使秦檜守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
上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
下爾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
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矼聞之皆以敦復言為過
其後乃服○甲午參知政事陳與義知湖州○已亥制授故南平王
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如陽煥初
封故事○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

王庶
視師
江淮

王庶
威嚴

樞備
以分
大將
權

招來
從偽
之人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上曰朕於宮中亦
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有不損也○戊申王次翁為
吏部員外郎秦檜所引也○四月庚申初置戶部和糴場於臨安其
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公
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上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數且狎昵自取
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
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
庶幾天下可定自鄺瓊叛張俊擅奔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
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沂中而下悉
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
有○庚午徽州布衣王悌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四匹○壬申祕書
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焯留身求去時已詔焯免兼史事四月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煇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
翌日上以諭輔臣叅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
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
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戊寅詔尹焯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是日王倫
見金左副元帥昌于祁州○五月丙戌何鑄行祕書郎秦檜薦之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
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
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
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
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贊矣○庚寅詔衢州布衣
柴宗愈與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
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元宗憲宗可為鑒戒故有是命○丙申詔
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
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丁酉御史中
丞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戊戌知廬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
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來由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
來歸上曰昨背叛從偽之人若能束身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
若能立功自効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
光武之略也○庚子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

高宗 紹興八年

胡安國 事 張壽 論定 規模

廣使 來議 和

岳飛 壯節

魏正 不主 和議

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
增減為殿最之首用劉大中請也○辛丑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
上遺表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王之大法朕朝
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
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張
壽試尚書兵部侍郎壽召還引對上慰勞久之因問朕圖治一紀于
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壽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
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為言臣
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
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曾未朞月而或進或却
豈不為黠虜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
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
逆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
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為急規模既定
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
輔數易未有定論爾○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以十事論子羽故也○丁未先是王倫
既見魯國王昌高遣使偕倫見金主賈自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
始密與群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烏陵思謀石慶充來議事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其博平時一
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以此知淮南不可不措置善
理○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遣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
納節請開庶稱其壯節○戊申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于
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
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
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
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為此言神明感
格必有平定之期矣○辛亥改命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
魏正館伴正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正至
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正具陳實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
料敵檜以誠待敵正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
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在來館

高宗 紹興八年

三之
遺書

立福
建書

當論
布正

王庶
言和
議不
便

中計事時左宣議郎王之道亦遺劄書言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
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墮於塗炭迄今十有四年尚有覺
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詎孫近使虜餘人盡留南京惟
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虜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
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禱烏獸之魄而奪之氣亦足計示
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所謂一可者今虜誠欲
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為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
為今日計當以此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惟不從是虜無意於
盟我何罪也○六月乙卯朔知信州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等路
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詹叔
義陳巖肖下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肖賜同進士出身
○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雖異
姓及不因饑貧並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癸亥尚書左僕射
監修國史趙鼎史館修撰勾濤秘書少監尹焯著作郎兼校勘張
嶠佐郎胡程校勘鄧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開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
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關報
曾惇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宗皇
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
布於是時實為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
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
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逮紹
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才
棄如斷梗布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
求自異於眾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
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
頒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臣願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
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戊辰
接伴官范同言虜使已至常州王庶時在合肥上疏有曰彼之議和
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
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和為若曰
畫河則東南數千里

高宗 四年八月

張戒
言和
議不
當

王庶
復言
不便

趙鼎
依違
和議

宋震
卒

荆棘無人之地。儻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䟽。而怒之。䟽入不報。○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虜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以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為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恪以下。出身。至助教。○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䟽言。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夷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讎。其將何以為心。又將何以為容。又將何以為說。又言。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

宋史

雖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虜人強大。自居一日。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矣。負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丙子。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訕。群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因請間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群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亮。上以為然。群議遂息。○丁丑。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入見。○翰林學士兼侍讀。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為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上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曠。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頗及珍

高宗 紹興八年

潘良貴以子諱
貴以子諱
常同以援
賤良貴

王倫使
張戒
言戰
守和
不可
闕一

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諱至是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
既而子諱反復良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其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
諱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諱不為止良貴叱之退者再
焉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諱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
罪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諱曼詞衆以為直不可罪之願許子
諱補外上詰同曰子諱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
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爲上言上意稍
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諱治其喪尊師重
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諱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
子諱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諱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
於是二人卒俱罷○秋七月乙酉朔詔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
梓宮使陳括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
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
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
捷覽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
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丁亥知閣門事藍公佐假

慶遠軍承宣使充奉迎梓宮副使代陳括也○樞密副使王庶言陛
下當北狩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
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克復故疆鑿與順動而
大將互列官軍雲屯百度修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
之難不思宗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寃逆天違人以事
夷狄乎○戊子王庶因留身論事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
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陛下聖學
高妙兼睿斷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丁酉虜使入辭○進士及第黃
公度爲左承事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宗故事
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受京官自是以爲例○戊戌王
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上
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
答以大河爲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爲大河二事最切
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
吳錫還行在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
遣軍代之趙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八月乙丑

高宗 紹興八年

張九成論
惡念
致災

秦檜
欲搖
國本

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國朝始分為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蜂起上愾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權無其賤傷農邁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權焉○丙寅詔侍讀曾開讀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曰本中講左氏傳崇寧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講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苗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九成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亥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

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丁卯知臨安府張澄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其得時譽○已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遴擇前日連南夫奏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為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贓害民豈可不問○壬午秘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乃出掄知邛州○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日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

高宗 紹興八年

刑部

劉大中

張戒

秦檜

錄邵

趙鼎

入辭

秦檜

命遂寢○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辯曰職在詳刑而責衆以邀賞可乎○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劾參知政事劉大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鼎也○甲午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錄○乙巳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戒本鼎客故主守○丁未尚書左僕射趙鼎

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群策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為心何憂不治○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今秋糴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剋穀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冬十

月丙辰主管太極觀邵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校書郎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忝祖父故有是命○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知慶州○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臣以壓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甲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檜力勸上屈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以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群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憎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饒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高宗 紹興八年

